

約旦國王

胡笙傳奇

● 丁慰慈（資深外交官，中阿文經協會秘書長）

親身經歷政局劇變

一九六〇年的春天，我奉命由安哥拉調往安曼，同事鄭達洪說，約旦處處古蹟，最適合你寫文章，祇是政局不太穩定。

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我親身經歷了兩次中東政局的劇變。

我到安曼不久，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約旦總理馬嘉禮辦公室抽屜內的炸彈爆裂，死傷總理及辦公室多名官員，我在新遷入的家裡一覺醒來，見到報端的頭條消息，和所披露的血肉模糊，與出事現場凌亂狼籍的照片。頓時心裡覺得十分緊張。

我履任所後，在經濟部對面巨宅租下了擁有庭院的一樓，洋員伊里雅斯甚為熱心，協助我購置家具，一步步地和內人布置，三個孩子，本來在安哥拉德國大使館的學校內讀德文，現在又須改修英文，如何適應，實在是大費周章。

正在努力於適應新環境還未完全上道的時候，突如其來的馬嘉禮的被刺，令我回憶到甫離開土國後不久，所傳來的土耳其政變的消息，過程是這樣的，軍事領導階層起來推翻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就執政的民主黨，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理孟德勒斯、外交部長左魯均被吊死，參謀總長擁護共黨的領袖伊諾努起來執政。

這令人震撼的消息，令我回憶到祇不過是我離開土國幾個禮拜前，在伊斯坦堡和孟德勒斯總理握手致意的情形。我第一次開長途車，便是由安哥拉開伊斯坦堡，欣賞那歐亞之間的世界最狹隘的博斯布魯斯海峽和古意盎然的碉堡的風光，以及東羅馬帝國鄂託曼帝國古都勝蹟，遊覽烏語花香的太子島，享受黑海的渡假海灘，我因此在這一次職務調動之前，忍不住要攜帶妻和三個孩子到這個歷史上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兩大文化的交匯點，再去遊覽一次。

正在向位於半山的伊堡海濱公園步上階梯時，忽然聽到民衆的歡呼聲，原來是孟德勒斯總理由山坡上緩步下來，接着便與我們狹路相逢，我和內子都停下來與他握手，略事寒暄，由於兩年前他才訪問台北，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對我們頗為熟悉而友好。

握手的溫馨似仍存在，而握手的對方，竟然被吊死，看見馬嘉禮的慘劇，回首前塵，頗不禁歎歎。

波濤洶湧風雲險惡

而土國新上台的執政者——伊諾魯，本是第一次大戰後土耳其復國運動者國父凱末爾的左右手，在安哥拉國慶典禮時，我夫婦就位於伊氏伉儷的左手，眼見那改朝移代，物換星移的悲劇，實在令人感喟，也值得深思。

凱末爾在政治作為的偉大處，就是在生前就樹立起對峙的共和黨及民主黨，但惋惜東方人終究不及歐美人的民主風度，民主黨領袖孟德勒斯執政時，過分以不正當手段壓制反對黨，因而引起人民特別是軍人的不滿，這就是上述悲劇產生的原因。綰轂大西洋、印度洋，地跨亞非兩洲的阿拉伯世界，六十年代也是波濤洶湧，風雲險惡。在英國人委任統治時代，猶太人便陸續回到了他們失去了兩千年的土地——巴勒斯坦，繼於一九四八年建立以色列國，而造成六十萬阿拉伯難民的悲劇。五個阿拉伯國家聯軍抗爭失敗。號稱『老大哥』的埃及，在悲憤中推翻了國王法魯克，改制共和國，納塞以『泛阿拉伯主義』號召，一九五七年，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由於莫斯科撐腰，華府制衡，使英法以三國向開羅進攻的兵不戰而退，於是納塞頓時成了阿拉伯的民族英雄和成千上萬青年人的偶像。納塞的政策是，左手要推猶太人下海，右手要掃蕩所有阿拉伯國家的王室，真正是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其時也有許多阿拉伯國家的家庭，常懸掛納塞肖像和本國元首，一些則祇敬拜納塞，至於遊行示威行列，則一定有納塞的肖像為前導。

上述約旦新任總理馬嘉禮辦公室抽屜內所放置的炸彈，就是納塞『泛阿拉伯主義』政策的傑作之一。

四面楚歌內外交困

約旦王國（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本來是由阿拉伯半島『漢志王國』遷移而來。約旦擁護王室的，主要是貝多因（即阿拉伯遊牧民族），但上述一九四八年的巴勒斯坦難民中，則多數落戶於約旦城市。馬嘉禮總理的被害，激起擁護王室者遊行示威，抗議納塞的暴行，但新移居約旦的難民，則多半不置可否，未參加遊行，或許他們甚至於還認為納塞是救星。民眾示威反暴遊行後，約王胡笙本人亦上街巡行，呼籲民衆對王室的忠誠。我清楚記得，五六輛吉普車的行列，約王站立在第二列吉普車上，在市區內向民眾左右住宅揮手致意，而街道四週卻多半是關門閉戶，我回憶起安曼當時那股寒流，對比着約王胡笙在那一種大時代洪流衝擊下，力挽狂瀾、堅韌不屈的勇者相，實在富於英雄氣概。他能屹立於今朝的驚濤駭浪中，在歷史上也看出那『哀兵必勝』的道理。

約旦的困窘處境還不止於此。除開羅外另一股『民族主義』的洪流，則是復興黨（BAATH）。復興黨始於敘利亞，而最初在伊拉克得勢，在巴格達於兩年前被全家屠戮的王室（Hashemite Kingdom of Iraq），也正是國王胡笙的親堂弟兄，其後敘利亞也隨之繼起由復興黨執政，這兩個執政的復興黨政府雖然水火不相容，但敵視胡笙國王的心理則一。如上所述，約旦王室本來是由阿拉伯半島被迫遷移出來的，所以沙烏地王室對約旦也無從友好。至於一九四八年五月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作戰，約旦是唯一的獲勝者（占領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加之以以色列是差不多四十年來為阿拉伯世界的公敵，自然約旦的立場也不能例外。

綜上所述，約旦四週的鄰邦，不是潛在的敵人，就是『非友好』，在這種情景下，以『四面楚歌、風雨飄搖』來形容彼時胡笙國王的處境，實非常恰當。

加之以約旦全境有一半是巴勒斯坦難民，其中不少為基督教。就經濟領域言，國內無油源，亦極少其他可資外銷的初級品或成品。所以胡笙國王一直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

身經目覩沙漠民主

但自另外一角度言，在此國際局勢經緯萬端，錯綜複雜的中東局面下，約旦不能垮，也不能為任何一個阿拉伯強國所兼併，雖然四週強鄰虎視眈眈，但誰都不敢輕舉妄動。美英蘇聯，都恐懼中東關係會因牽一髮而動全身。甚至於以色列，愛上這片緩衝地，也明言支持約旦王國的存在，在此種情況下，就約旦內部的難民本身言，約旦是唯一給予他們公民權的阿拉伯國家。約旦自然也接受聯合國的補助。政府部分的預算赤字，乾脆由英美以現金支票彌補。所以，安曼市無乞丐，幣值穩定，物資不缺之，社會治安良好，比較起那擁有五千萬人口的老大哥埃及的生活情況還好得多。一九九〇年伊拉克侵科事件之前，甚至於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也給予胡笙援助。

中國人喜放鞭炮。阿拉伯人高興，則拔出手鎗對空鳴響，以示慶祝。約旦國王每週一接見部落領袖，他們習慣上都隨身佩刀帶鎗，國王也都親切地一一聆聽他們的意見。國慶大典，國王常從閱兵臺上步行下來，圍成一個小圈子，和士兵攜手共舞。在那兼容并包的國會裡，雖也有不少議員依傳統攜帶武器，但數十年以來，從未發生過拉扯、打架、縱火、放鎗、掀講壇和擲耳光、帶盾牌的紀錄，這就是我所身經目覩的可愛的「沙漠民主」。

約旦渡過艱苦一關

約旦就是在這「風雨共晨夕」之中度過。好大喜功、信口開河的納塞，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宇譚，要求聯合國和平軍自以阿中立區撤退，並宣布封鎖沙烏地、約旦、埃及和以色列四國共用的紅海出海口阿卡巴灣，在納塞出其不意的號召下，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連埃及本身在內，倉卒成軍。以色列施以閃電式的空中攻擊，阿拉伯地面部隊一一癱瘓，戰爭結果，失去東耶路撒冷，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戈蘭高地和西奈半島。大戰於焉結束，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這位言大而誇的偉大領袖納塞，年後也憂憤而死。

六日戰爭受禍最深的是約旦，它失去了肥沃的農地——約旦河西岸和觀光聖城的耶路撒冷。還頻增數不清的難民，兵連禍結，那真是雪上又加霜。

六日戰爭使得約旦增加了難民，他們失去了家園，時時刻刻以返回故土為念，阿拉法特以最大的一支游擊隊『法塔』為資本，繼承蘇開利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的領導人，大本營就設在約旦，巴解收租徵稅，立關設卡，自己巴勒斯坦逃難者為該組織的子民，在阿拉法特心目中，約旦就是攻擊以色列的最理想的解放基地，而巴解游擊隊每一次進攻以色列的結果，對方報復的對象則是約旦。巴解橫行，反賓為主，王室已失掉完整的主權，約旦為捍衛領土的完整，國王與士兵同臥戰壕，進行巷戰，浴血街頭，終於將阿拉法特的總部趕出國境，但同情巴解的敘利亞，則將戰車駛入敘約邊境，威脅胡笙國王，國王在不屈

不撓的堅毅立場下，不作絲毫讓步，同時國際局勢也對敘國不利，胡笙終於獲保國土，這就是同情巴解方面人士所貶稱的『黑色九月』——胡笙又渡過最艱苦的一關。

『黑色九月』移禍於另一個阿拉伯國家——黎巴嫩。巴解、敘利亞與以色列三角糾紛，生靈受塗炭竟達二十年之久。試想，五國聯軍未能戰勝以色列，區區約旦除當砲灰外別無他途。因此約王胡笙堅主和平，善鄰友好。一九七三年的第四次以阿戰爭，引發全球性能源危機。但接着一九七七年的以埃和解，則間接符合了約王的政策，特別是以阿爭執。和巴解準備建國的約旦河西岸，在六日戰爭後，理論上仍為約旦領土，所以，無論是阿拉伯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或阿拉法特欲組聯邦，或白宮進行和平斡旋任務，或以色列欲進一步與阿拉伯人對話，約旦都是一顆不可或缺的棋子，特別是一九八八年巴解正式聲明遵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放棄與以色列為敵的條款，約旦在中原局勢中，更居於舉足重輕的地位。

擇善固執應付變局

一九九〇年約王胡笙走錯了一步棋，波斯灣戰爭中站在同情伊拉克的一方。此舉開罪白宮，更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的兩個大老——沙科二國。一九九四年以約雖然正式議和，但仍難平復此一傷痕，使約旦的經濟大受打擊。看着胡笙還有艱鉅的道路要走。

在電影中『阿拉伯的勞倫斯』故事中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英國人合作推翻鄂託曼帝國的國王，是今天約旦國王的曾祖父胡笙，其後分別在伊拉克和約旦在英國人支持下建立王國的，就是今天胡笙國王的伯祖費薩爾和祖父阿不都拉，阿不都拉於一九四九年在耶路撒冷大清真寺做禮拜時被刺身亡，而長子塔那爾因身體不適於任，被送至伊斯坦堡作長期休養，此時，在英倫念初中三年級的胡笙，奉急電促請返國以接替其祖父阿不都拉所遺下來的王位。

胡笙國王秉性謙抑，富機智，慎謀能斷，多才多藝。他能靈活使用坦克，開飛機，駕駛高性能的摩托卡，也曾和士兵同睡在戰壕中射擊。許多起交通事故，他僅以身免，更躲過那無數次的政治陰謀，贏得了他今天的兩綰美鬢一頭白髮，和那無可動搖的國際政治地位。

他是歷史上最年輕的君主，也是今日世界最老的國王。他在危疑震撼、狂風暴雨中成長，自一九五九年算起，他統治這一個位居樞要，地瘠民貧的小國，已接近半個世紀。

『中庸』將德行分為五類型：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

胡笙處此風雲莫測，瞬息萬變的中原，而能處變不驚，擇善固執，以不變應萬變，當五十年代，許多阿拉伯國家挾俄自重之時，胡笙堅決反共，於一九五九年訪華，受到自由中國朝野各界熱烈歡迎，胡笙拜會蔣中正總統多次會談，向蔣中正請益。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中東也受到約旦各界親切歡接待。四十年來，約旦仍表示對我的傳統友好。中國古書『中庸』所揭載的『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這種擇善固執的德性，胡笙可以當之無愧。